· 医籍探析 ·

辅料童便在我国中药炮制中的历史应用、炮制作用以及现代研究进展

张松，向丽，李杰，郭小红，陈娟，赵迪加，杨敏，吴文辉*
（重庆市中医院，重庆 400021）

摘要 童便作为炮制辅料，在我国中药炮制中的应用已久，我国古代炮制三专著《雷公炮炙论》《炮制大法》《修事指南》以及众多医药典籍均有明确记载，童便的应用几乎贯穿了中医药大部分发展时期。本文系统总结了辅料童便在我国中药炮制中的历史应用、炮制作用以及现代研究进展，分析目前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为科学传承和发展童便炮制法提供文献参考。

关键词 童便；中药炮制；历史应用；炮制作用；现代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R2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392(2025)02－0049－05
DOI：10.19664/j.cnki.1002－2392.250030

童便，作为中药，味咸，性凉，具滋阴降火、止血消瘀之功，主治劳伤咳血、阴虚发热、产后血晕等证，为治血证要药[1]。首载于梁·陶弘景《名医别录》，曰："治寒热、头痛、湿气，童男者良"[2]。作为炮制辅料，以新鲜童便按照不同的炮制方法加工炮制，根据炮制操作过程和要求的不同，初步可分为童便浸泡、童便炒、童便蒸、童便煮、童便淬等，具有除劣性、降低毒副作用、引药下行、助泻火之力等炮制作用[3]。我国第一部炮制专著《雷公炮炙论》有童便作为炮制辅料的记载。如"青蒿，采得叶，用七岁儿童七个溺，浸七日七夜，漉出，晒干用。""赤车使者，凡使，并粗捣，历七岁童子小便拌了蒸，令干，更(晒)。每修事五两，用小儿溺一溢为度。""鳖甲，又治劳、去热药中用，用法似前，不用醋，须用童子小便煮，昼夜尽小便一斗二升为度"[4]等。在上千年的中医药发展史上，童便曾作为一百余种中药饮片的炮制辅料[3]，童便制经历了无数医家的验证，有其独特的临床应用价值，尚待深入研究。但现在仅有极个别省、市将其收载进炮制规范，如《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5]中的尿马钱子、七制香附等，其他地区仅作为了一种炮制文化的传承，不再在临床应用，如课题组前期对重庆市的中药炮制传承现状调研挖掘出的传统炮制技术传承十三制香附、九制花蕊石等[6]。本文将我国传统炮制中涉及的辅料童便应用历史以及现代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分析，以便为进一步系统、深入研究童便炮制拓宽思路。

1 辅料童便在我国中药炮制中的历史应用

以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7]为参考，按成书年代总结其所载童便制的炮制方法和所炮制的药物。由于该书所收录著作中未见记载唐代的童便制，故参考了唐·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8]和清·马从云《眼科阐微》[9]中引孙思邈《眼科秘诀》。具体见表 1，分析结果见图 1～图 3。

由表 1、图 1～图 3 可知，童便制的炮制方法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我国第一部炮制专著，其成书在南北朝时期，公元 420—581 年，此后唐、宋、金、元、明、清都有传承，明、清时期是用童便炮制药物的鼎盛时期。童便制的炮制方法包括浸、蒸、煮、煅淬、熬、炙、洗、炼、炙淬、烊化、拌、煨、制等，其中童便浸与童便炙是主要炮制方法，二者占比高达 60%。并且，此次统计中，有 105 味药物有童便制的历史记载，其中 17 味涉及多种童便制法。

收稿日期：2023－12－30 **修回日期**：2024－04－29
基金项目：2022 年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建设(国中医药科技中药便函〔2022〕59 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22 年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创新项目(GZY－KJS－2022－056)；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CSTB2023NSCQ－MSX0204)；重庆市科研院所绩效激励引导专项(jxyn2021－2－21)
作者简介：张松(1984－)，男，药师，研究方向：药剂学。
*通信作者：吴文辉(1986－)，男，博士，副主任中药师，研究方向：中药炮制原理。

表1　历代用童便炮制的中药与炮制方法

年代	炮制方法	中药名称
南北朝	浸	青蒿叶
	蒸	赤车使者
	煮	鳖甲
唐	浸	黄荆子、蔓荆子、随风子、续随子
	煅淬	炉甘石
宋	煮	桃仁、楝实、硫磺、宣木瓜、附子
	浸	苦杏仁、穿山甲、瓜蒌、乌头、葶苈、牵牛子、草乌、陈皮、鳖甲、青蒿子、木贼、秦艽、大黄、牡蛎、附子、香附、龟甲
	熬	没药
	炙	吴茱萸,川苦楝
	洗	阿魏
	煅淬	炉甘石、牡蛎
金	煅淬	炉甘石
	浸	大黄
元	煅淬	炉甘石
	浸	黄连、香附、川乌、草乌
明	浸	香附、附子、木贼、苍术、黄连、白芍、草乌、川椒、鳖甲、苦杏仁、青蒿、陈皮、吴茱萸、大黄、苍术、刺蓟根、香附、川牛膝、草乌、牵牛子、硫磺、牡蛎、葛蘼、黄柏、知母、紫金皮、川葛蘼、地骨皮、秦艽、水木贼草、石菖蒲、青蒿子、人胞
	煮	鳖甲、硫磺、川乌、附子
	煅淬	炉甘石、自然铜、牡蛎、石决明、蛇含石、花蕊石、磁霜
	炙	黄连、香附、栀子、赤药子、黄柏、大蓟、小蓟、牡丹皮
	蒸	黄柏、赤车使者
	炼	秋石
	洗	紫菀、贝母
	炙淬	天雄
清	煅淬	炉甘石、石决明、象牙、蛤蜊、龙骨、牡蛎、花蕊石、蛇含石、白朱砂
	浸	香附、青蒿、吴茱萸、附子、闹杨花子、紫金皮、刺猬皮、木贼、当归、陈橘皮、山楂、甘菊、贝母、秦艽、黄连、大黄、川葛蘼、山慈菇、山芝麻、棉花子、川芎、苍术、鸡蛋
	炙	香附、大蓟、小蓟、黄柏、知母、黄芩、穿山甲、姜、鲮鲤甲、黄连、补骨脂、山茶花、杜仲、阿魏、安息香、桂心、白附子、桃仁、乳香、没药、马蔺子、生地黄、怀牛膝、威灵仙、茜草、山栀、乌鸡骨、龟板、浮小麦
	煮	附子、川乌、天雄、吴茱萸、鳖甲、庵闾子、熟地黄、紫河车、川贝母
	炼	秋石
	拌	苍术
	烊化	阿胶
	煨	鲤鱼
	制	荆芥
	洗	槟榔
	蒸	谷精草、凌霄花、芸苔子、枸杞子

2　辅料童便在历代中药炮制中的炮制作用

随着炮制方法的丰富和发展,应用范围的扩大,辅料童便的炮制作用亦呈现多样化,历代医家对其炮制作用的认识各有不同,包括退虚热、解毒、滋阴降火、降下、入血分补虚、引药入心经以及降燥等诸多观点,具体如下。

2.1　退虚热

童便退虚热的炮制作用最早见于我国第一部炮制专著《雷公炮炙论》,载:“鳖甲,又治劳、去热药中用,依前泥,用童子小便煮,昼夜尽小便一斗二升为度”[4]。此外,该书所载童便炮制之药青蒿亦是清虚热之良药,且在阴虚发热或原因不明的低热时常与鳖甲同用。明·《本草蒙筌》载:“青蒿入童便熬膏,退骨蒸劳热”[10],《医学入门》曰:“鳖甲去劳热用小便煮一日夜”[11],《本草纲目》载:“若治劳去热,不用醋,用童子小便”[12];清·《本草述钩元》言:“青蒿治下焦阴虚骨热,用童便制”[13]等均有此炮制作用的记载。

2.2　解毒

童便解毒的炮制作用最早见于宋朝。宋·《疮疡经验全书》载:“附子以童便煮而浸之,再用文武火以烈其毒”[14];元·《丹溪心法》言:“凡用乌、附,必用童便煮过,以杀其毒”[15];明·《本草纲目》曰:“凡乌附、天雄,须用童子小便浸透煮过,以杀其毒”[12],《寿世保元》载:“附虽有毒,但炮制如法或童便久浸,以去其毒”[16];清·《本草述钩元》言:“凡乌附天雄、须用童便浸透煮过,以杀其毒”[13];现代的“尿马钱子解毒”[5]等均有此炮制作用的记载。

2.3　滋阴降火

传统中医理论认为阴虚生内热,童便滋阴降火的炮制作用最早见于明朝。明·《滇南本草》载:“大理府香附十四两,每份二两,分为七份。一份用童便浸,童便滋离中之阴也”[17],《医学入门》言:“黄柏,火盛者童便浸蒸”“栀子,治阴火用童便炒黑”“香附,血虚有火童便煮过则凉”[11];清·《妇科玉尺》曰:“香附,一童便洗,不炒主降火”[18],《得配本草》载:“生地,阴火咳嗽,童便拌炒”“熟地,降火童便煮”“阿胶,清火,童便化”[19],《医宗说约》言:“香附,降虚火童便浸”[20],《本草述钩元》曰:“姜,治化热伤血,须用童便炒黑用”[13]等均有此炮制作用的记载。

2.4　降下

童便降下的炮制作用最早见于明朝。明·《本草蒙筌》载:“童便制除劣性降下”“黄连,火在下炒以童便”[10],《先醒广斋笔记》言:“香附,童便炒欲其下行”[21];清·《修事指南》曰:“童便制,除劣性而降下”[22],《得配本草》载:“怀牛膝,引火下趋,童便炒”[19]等均有此炮制作用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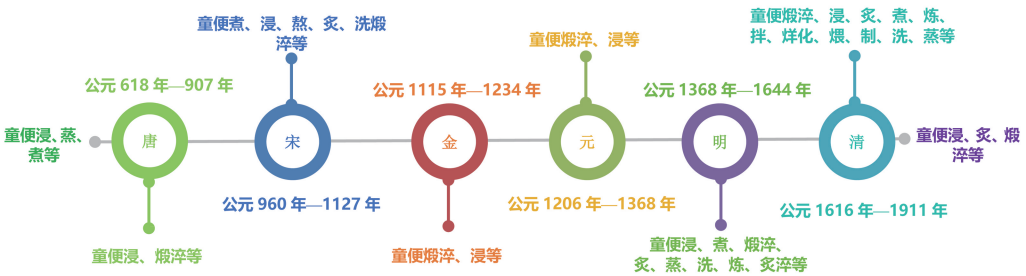


图 1 童便制炮制方法的历史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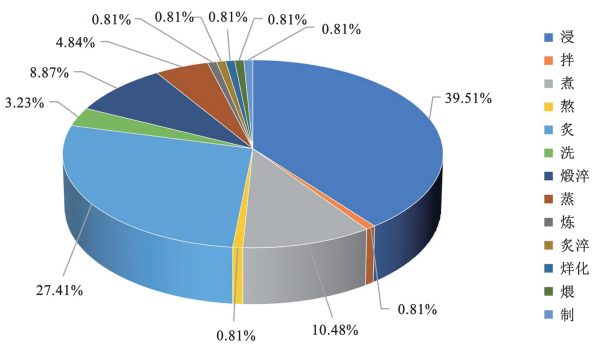


图 2 童便制不同炮制方法的占比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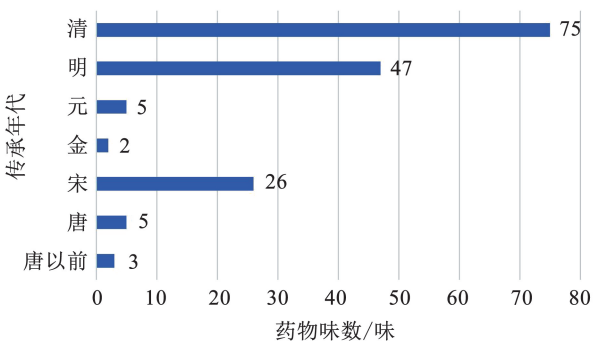


图 3 童便制法药物味数的传承与发展

2.5 入血分补虚

童便入血分补虚的炮制作用最早见于明朝。明·《本草纲目》载:“香附子,得童溲浸炒则入血分而补虚”[12],《本草通玄》曰:“香附,便制则入血补虚”[23];清·《握灵本草》言:“香附,得童便浸炒则入血分”[24],《本草备要》载:“香附,童便浸炒则入血分而补虚”[25],《本草经解要》言:“香附,童便炒则入血分补虚”[26]等均有此炮制作用的记载。

2.6 引药入心经

童便引药入心经的炮制作用最早见于明朝。明·《医学入门》载:“凡药入肺蜜制,入脾姜制,入肾用盐,入肝用醋,入心用童便”[11]。除此之外,暂未再查到有明确说明童便制引药入心经的记载。

2.7 降燥

童便降燥的炮制作用最早见于明朝。明·《药品化义》载:“香附,因气香燥,用童便制之”[27];清·《痧胀玉衡》曰:“香附,恐其香燥,需用便制”[28],《得配本草》言:“故纸,恐其热入心脏,童便浸蒸”[19]等均有此炮制作用的记载。

3 童便制的现代炮制研究进展

童便制的现代研究文献报道十分稀少,大多数都发表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与本世纪初,且基本都聚焦于马钱子的童便炮制上。如吴皓教授团队[29]、龚千峰教授团队[30]、杨景俐团队[31]以及何亚维团队[32]先后通过不同的检测方法测定了几种不同炮制方法的马钱子中生物碱含量,证实了童便制马钱子中马钱子碱(Brucine)和番木鳖碱(strychnine,又译士的宁)含量均大幅降低,仅略高于醋酸浸泡马钱子,甚至未能检出 4 – 羟基依卡精和依卡精,分析可能是由于童便呈弱酸性(pH 值 5 ~ 6),长时间浸泡后生物碱溶解所致。此外,吴奕富等[33]将油制、童便制和沙炒 3 种不同炮制的马钱子水煎液给小鼠灌胃 2 周后测定其血清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力和睾酮(T)的含量发现,3 种炮制方法炮制后的马钱子均能提高小鼠血清中 SOD 活力,降低小鼠血清中 T 含量,且油制和童便制比沙炒马钱子降低小鼠血清中 T 含量更显著。

近十年来童便制的研究鲜有报道。甘国兴等[34]基于药效成分评价了四制益母草炮制辅料的科学性,认为四制益母草的炮制辅料选择姜酒醋童便炮制较选择姜酒醋盐炮制更具有优势,具体机制尚在进一步研究中。王玉花等[35]采用正交设计法优选了童便制马钱子的工艺,认为其最佳工艺为选用 3 岁童便,3 倍马钱子量的童便,浸泡时间为 10 d,烘干温度为 90 ℃,炮制出的马钱子毒性最小,疗效最佳。此外,本项目组前期亦对童便和其他众多辅料共同炮制的十三制香附进行了药效学初探,发现香附炮制后确有增强其行气、活血、化瘀从而对治疗妇女产后恶露不尽增效的作用,但

是炮制辅料较多,尚难以明确童便与各辅料的具体炮制作用[36-37]。

4 讨论

西医学认为尿液是人体代谢废物,含有大量代谢终产物,包括尿素、尿酸、肌酐、氨等非蛋白氮化合物和硫酸盐等,直接将其定性为无用甚至有毒物质。但徐天成[38]根据羊水的形成与循环,提出了胎儿在母体内摄取自身尿液的过程与成人饮用童子尿或自身尿液治病、保健的相似性,并从童子尿与羊水的主要成分和作用的对比、"尿疗"的中西医依据以及羊水循环与尿疗法的联系三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文献分析,得出了羊水和童子尿在成分、功能和循环模式上具有相似性的结论,以期开发出一种以哺乳动物尿液为主要成分的人造器官培养液,实现价格适宜的体外器官培养移植技术。此项研究为童便制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未能引起中医药工作者的共鸣,童便制的现代研究困境仍然有三。一是难以克服心理障碍,因其是人体排泄物,恐其污秽不堪;二是现代医学伦理的巨大阻碍,过去认为尿液一般不会有致病菌或病毒,但随着人们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报道表明尿液可能是多种疾病的潜在传染源,如锥虫病[39]、慢性乙型肝炎[40]、慢性丙型肝炎[41]、慢性伤寒沙门氏菌[42]、SARS-CoV-2[43]等均可在尿液中检测为阳性;三是前期研究较少,目前尚未有研究能够说明成人小便与童便是否有差异、男童的年龄范围等问题,虽然吴奕富等[33]认为 3 岁童便效果最佳,但论据仍不够全面和充分。因此,一味地否定童便的药用价值会使我们失去先祖宝贵的用药经验,在将来的研究中,我们应着重从成人小便与童便的差异以及传染病的检测、预防两个方向进行系统、深入探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童便制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将更具说服性和客观性。此外,受 1979 年童便结晶粉口服粉剂[44]的启发,人工尿液炮制辅料替代品也是未来童便制的研究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1] 叶定江,原思通. 中药炮制学辞典[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119.

[2] 陶弘景. 名医别录[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74.

[3] 宋纬文,华捷. 童便在历代中药炮制中的应用[J]. 江西中医药,1995,26(1):48-49.

[4] 雷敦. 雷公炮炙论[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32,65.

[5] 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S].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264-265.

[6] 吴文辉,伍淳操,郭小红,等. 重庆市传统中药炮制技术传承现状与分析[J].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2017,37(19):1883-1886,1926.

[7]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M]. 北京:内部出版,1973:1-768.

[8] 蔺道人.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21.

[9] 马从云. 眼科阐微[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24.

[10] 陈嘉谟. 本草蒙筌[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88.

[11] 李梴. 医学入门[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130,148,151.

[12]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953,2024.

[13] 杨时泰. 本草述钩元[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215,291,401.

[14] 窦汉卿. 疮疡经验全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10.

[15] 朱震亨. 丹溪心法[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5.

[16] 龚廷贤. 寿世保元[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48.

[17] 兰茂. 滇南本草[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12.

[18] 沈金鳌. 妇科玉尺[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24.

[19] 严洁,施雯,洪炜. 得配本草[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13-14,30.

[20] 蒋示吉. 医宗说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22.

[21] 缪希雍. 先醒广斋笔记[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23.

[22] 张叡. 修事指南[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2.

[23] 李中梓. 本草通玄[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25.

[24] 王翃. 握灵本草[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78.

[25] 汪昂. 本草备要[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01.

[26] 姚球. 本草经解要[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66.

[27] 贾所学. 药品化义[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24.

[28] 郭志邃. 痧胀玉衡[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69.

[29] 吴皓,蔡宝昌,郑培新,等. 炮制对马钱子中生物碱的影响[J]. 中国中药杂志,1994,19(5):277-279,319.

[30] 周道根,张的凤,龚千峰,等. 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马钱子不同炮制品中士的宁与马钱子碱的含量[J]. 时珍国医国药,2007,18(1):33-34.

[31] 杨景俐,余俊,叶桂存. 几种不同的炮制方法对马钱子生物碱的影响[J]. 时珍国医国药,1998,9(5):104.

[32] 何亚维,吴勉华,蔡宝昌,等. 不同炮制方法对马钱子中 4 种生物碱的影响[J]. 中国中药杂志,1995,20(2):84-86,126.

[33] 吴奕富,林久茂,郑良朴. 3 种不同炮制的马钱子对小鼠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和睾酮的影响[J]. 福建中医学院学报,2004,14(2):24-25.

[34] 甘国兴,朱卫星,龙国斌,等. 基于药效成分评价四制益母草炮制辅料的科学性[J].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2021,38(5):572-575.

[35] 王玉花,钟龙珍,彭兰,等. 正交设计法优选童便炮制马钱子的工艺[J]. 中国药师,2018,21(5):915-917.

[36] 陈明容,支世君,商思阳,等. 基于恶露不尽模型大鼠的秀山地区特色炮制技术"十三制"香附炮制增效作用研究[J]. 亚太传统医药,2022,18(5):39-42.

[37] 吴文辉,陈明容,商思阳,等. 秀山地区特色炮制技术"十三制"对香附行气、活血、化瘀的炮制增效作用[J]. 亚太传统医药,2022,18(4):35-38.

[38] 徐天成. 基于羊水循环探究童子尿的药用依据和新价值[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5,21(11):1454-1456.

[39] HOCHBERG N S, MONTGOMERY S P. Chagas disease[J]. Ann Intern Med, 2023, 176(2): 17-32.

[40] 杨亚洋,王可. 血液及尿液标本检验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分析[J]. 临床医学工程,2022,29(12):1671 - 1672.
[41] 王桂荣.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体液 HCV - RNA 检测结果与传播途径分析[J]. 中国民康医学,2007,19(24):1041,1086.
[42] HOFFMAN S A, SIKORSKI M J, LEVINE M M. Chronic Salmonella Typhi carriage at sites other than the gallbladder[J]. PLoS Negl Trop Dis,2023,17(3):e0011168.
[43] BOATENG J O, WACHMAN E M, TURCINOVIC J, et al. SARS - CoV - 2 in infant urine and fecal samples after in utero COVID - 19 exposure[J]. Pediatr Res,2022,92(2):536 - 540.
[44] 黄炳良,巢深心,郁能斌,等. 童便结晶粉研制及其止血消肿功效的临床验证[J]. 医学研究通讯,1986,15(10):314.

Historical Application, Processing Function Understanding and Modern Research Progress of Male Child Urine i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rocessing

ZHANG Song, XIANG Li, LI Jie, GUO Xiaohong, CHEN Juan, ZHAO Dijia, YANG Min, WU Wenhui
(*Chongq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Chongqing* 400021, *China*)

Abstract As an auxiliary material in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male child urine has a long history of application i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rocessing in China. Three monographs on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ancient China, *Lei's Treatise on Processing of Drugs* (Lei Gong Pao Zhi Lun), *The Canon of Medicine* (Pao Zhi Da Fa), and *The Guide to Practice* (Xiu Shi Zhi Nan), and numerous medical classics have clear and explicit records of its use. The application history spans most of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t would be a pity to intentionally abandon it due to its nature as a human excremen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application of male child urine in the processing of herbal medicine in China, the understanding of its processing role, and modern research progres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challenge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iming to provide literature references for the scientific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cessing method using male child urine.

Key words Male child urin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rocessing; Historical application; Processing role; Modern research progress